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374
3 October 1975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届会议

第二三七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日星期五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 | | |
|----------|-------|--------|
| 主席: | 托恩先生 | (卢森堡) |
| 随后的代理主席: | 法尔先生 | (塞内加尔) |
| | (副主席) | |

一 一般性辩论〔9〕(续前)

演说人:

沙雷先生(约旦)
 沃达乔先生(埃塞俄比亚)
 杰尔马科耶·阿达穆先生(尼日尔)
 策林先生(不丹)
 扎瓦维斯先生(阿曼)
 加尔维斯先生(洪都拉斯)

一 工作组织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更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发出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十五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辩论

沙雷先生(约旦)：先生，容我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主席。你被推选担任这个职务，是表示大家赏识你的才干，钦佩你对你的国家及国际社会的服务以及承认你的国家卢森堡在国际方面的作用。对于你的前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有效、积极而成功地主持了上届会议，我也要表示我的感谢。

约旦也要欢迎三个新会员国——佛得角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及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加入本组织，并祝它们成功繁荣。

我也要向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我们的感激和敬慕，他永远不变地证明自己是在干练而真诚地追求着宪章的目标和联合国的宗旨，并且经常以热心信心和智慧来迎接自己职务的挑战。

联合国大会的本届会议，是在表现出两大特色的国际局势下举行的：缓和与紧张。

第一个特色——缓和——是一种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中以及在直接受这些关系影响的不同国际区域中，尤其是在欧洲，缓慢而明显地增长的过程。第二个特色——紧张——是一种多年来主宰南北关系，即主宰发达工业国家与较贫穷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种趋势，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将终于消失。

国际缓和是一种我们希望能加以扩大和生根的趋势；我们希望看到它同国际关系中的责任以及同全球正义的联系能被加强和增加，因为唯一的要素——没有这项要素，安全的国际社会即无法存在——是：从两大阵营间的破坏性对抗中获得世界

安全，这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基础。因此，赫尔辛基首脑会议是达成国际缓和所采具体而有计划的步骤的结果，也是国际和平事业方面的一项主要进展。

虽然欧洲是这种缓和的主要场所，只要超级大国间并无协议，来冻结具有一切缺点和不公平现象的现状，相反的，它们间却有协议，要减少向着远离理性和道德约束的破坏性对抗而推进的力量，我们就希望缓和的范围能够扩大。

然而，在我们当代的世界中，紧张的主要根源已移转到发达工业国家和世界上绝大多数遭受贫穷或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去。这种紧张的基础可能并不算新，因为它只是现代世界历史的几个阶段中，军事与经济强国和它们所统治与剥削的人民之间的关系所盛行的不平等性质的反映。

在过去几十年中，透过直接殖民主义最后残余的实际逐渐衰退，现代的世界和联合国均目击了作为一种制度的殖民主义的没落。然而，全世界和联合国尚未看到发达工业国家与占世界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间建立平等而公正的经济关系。这项事实在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已绝对真诚而清楚地记载出来，这个会议导致了处理发展和健全的国际经济关系的问题的历史性和决定性文件。由于有着最坚强的经济和最大工业能力的国家表示了它们的保留，因此使得不可能迅速和成功地执行这些文件。就在本届常会之前召开的第七届特别会议，也在尽力解决同样的问题，但是气氛上却有着更大的客观性。这就鼓起了对未来的乐观。从第七届特别会议看来，很显然是能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就一项共同行动纲领达成协议，这个纲领的方针是缩小这两个集团间的重大差距，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重大改革国际贸易、资源转让、世界货币制度、工业化和粮食等所有方面的国际经济秩序。

今天的世界需要有效和积极的行动，以执行这项历史性的纲领。因为这是唯一能防止工业化与发展中世界的立场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对抗的方法，这种对抗只会损害到人类，并且只能是有害于正常而友好的国际关系的。过去两年在罗马举行

的世界粮食会议，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世界人口会议以及在讨论工业、自然资源、环境和其他会议上所作的努力，均是为了建立有用的对话和增大协定基础而作的雄心尝试。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显而易见，尽管局部或部分的努力有时偶尔获得成功，它们却不能取代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种稳定、有系统的和全面的探索，这种秩序须考虑到在健全而公平的国际关系范围内，我们现代世界的互相依存性和绝大多数人类对粮食、工作和尊严的需要。这就是第七届特别会议所决定的事项。

本第三十届会议的议程充满了与我们的国际生活的每一方面有关的项目和问题，许多是老问题，一年又一年的重现。但是，其他的问题却反映了我们转变中的环境。当与经济和技术有关的议程项目增加的时候，我们仍然会发现自己面临着老问题，提醒我们联合国还要公平地解决世界上许多最严重的不公平和困境。我们每年都讨论到——现在仍是如此——非洲的斗争人民在抗拒继续存在于那块可爱而伟大的大陆上的各地种族主义的斗争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英勇的津巴布韦人民的斗争仍然面临着由南非种族政权支持的罗得西亚种族政权的强硬不让步，尽管民族主义运动显示了灵活性，而且愿意对积极的倡议作出反应。由于这两个种族政权日益在国际上孤立，同时由于过去二十年中殖民主义在非洲的瓦解，世界人民是有理由对这个斗争的结果表示乐观的。

非洲的这种局势和中东的局势，在我国看来是有显著的相似性的。阿拉伯世界——约旦哈希米德王国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在过去五十年目睹了殖民主义者逞威的衰落。正当殖民主义衰退的时候，在中东却仍留下了侵略的种族基地，不仅对它周围的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也对这些国家的生存形成直接的、甚至是日常的威胁。大会认识到从一九六七年起以色列侵略了三个阿拉伯国家，即约旦、埃及和叙利亚以后，即占领了它周围的广大领土。由于这种侵略，以色列目前占领着三倍于其国土、住有一百万以上阿拉伯人的领土。一大片埃及和叙利亚领土目前是在占领之下，整个巴勒斯坦领土也是如此，现在在以色列军事占领之下。

无需加以回顾的，就是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后，居住在这片土地上达数千年之久的全体巴勒斯坦居民已被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的难民，他们的困境是因一九四八年以色列的侵犯而造成的；另一部分是居住在占领国侵略下的巴勒斯坦家园内的那些人。这种不自然而可怕的局势从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实行侵略以后即在该区域盛行。但是，它的起源却可追溯到一九四八年那时以色列把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赶出他们的家园、铲除他们的财产、灭绝他们的尊严。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即目睹了该区内事件的发展。联合国曾多次试图补救这种不正常和不公平的局势。大会从一九四八年以来已通过了多次的决议，承认巴勒斯坦难民重返他们的家园和财产的权利。但是以色列却顽固傲慢，违抗执行这些基本的决议。去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了一项历史性的全面决议，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并把这项权利与他们返回自己家园的权利联系起来。它也指明了中东地区公正和平的要素，这些要素是与巴勒斯坦作为独立人民对于主权家园和抱负的权利相联系的。在此同时，联合国大会认识到一项事实，这项事实是同年于拉巴特举行的首脑会议上阿拉伯意见完全一致的一个主题，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

联合国认识到有必要处理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后所留下的各种后果，以及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沦陷。联合国确曾扼要提出国际上所能接受的一种和平解决方法的基础。然而，从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242(1967)号决议通过以来，以色列即力图暗中破坏它最重要的平衡要素，即不允许以武力攫取土地和必须从被占领领土撤离的原则。

自从该决议通过以来，以色列曾在联合国内外阻碍所有旨在使该决议付诸执行的国际尝试。它阻挠了雅林特派团、破坏了安全理事会的各种努力，并抗拒了第三方面甚至是与它维持最密切关系的国家作出任何进展的尝试。

在一九七三年因持续的占领而引发的十月战争以后，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338(1973)号决议。但是以色列却坚持它的政策，阻挠旨在从以色列完全撤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基础上达成该区持久和平的努力。

在此同时，以色列继续在物质上、文化上和每一种其他方式上巩固它的占领和吞并被占领的领土。它在占领地的中心设立了殖民地和租界。它继续在改变各领土的人口和自然特色，并剥削它们的经济。甚至于巴勒斯坦土地上众多的圣地也不能幸免。占领国玷污了伊斯兰和基督教庙宇的历史性宗教特性，损毁了它们的外观，并破坏了它们的特征。

这种如此不合国际法的政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圣城耶路撒冷。自从占领当局把被占领的阿拉伯部分的耶路撒冷城并入以色列以来，他们就开始改变它的特性，抑压它的精神，和去除它的个性，而蔑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痛惜这类丑恶行动的多次决议。

耶路撒冷的各个圣地和历史遗址变成什么样子的活生生的实例，就是在阿克萨清真寺所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个伟大的伊斯兰纪念物在占领下发生了纵火事件之后，以色列当局就开始摧毁它附近的历史性建筑，并在墙壁底下进行了挖掘这就动摇了它的基础。所有这些都是丝毫没有尊敬它的地位或是顾到国际法的原则，这些原则是禁止对占领下的历史文物和宗教权利加以侵害的。最近，以色列的侵害又延伸到另一座伟大的宗教和历史大厦，即哈利勒市（希布伦）的阿卢哈拉姆·易卜拉欣。占领当局已对这所庙宇增加了措施，意图去除这座清真寺的伊斯兰教的特性，逐渐取缔伊斯兰教崇拜者念祈祷文，最后把清真寺转变成犹太教堂。因此，以色列一方面无情地力求把占领领土的历史、民族和宗教特性改变，一方面又采取了一种顽固不化的立场来反对实现公正和平的所有努力。

因此，难怪它受到了日益增加的国际孤立和减少了世界支持，甚至在以前与以色列维持了最密切关系的那些国家方面，它也是如此。任何人也不应为伊斯兰外

长会议、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和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的坚决强烈一再重申此点而引以为奇。因此，以色列是处在紧要的十字路口，同时联合国本身也面临着采取决定性有效措施，以执行其本身的原则和决议的责任。

约旦哈希米德王国政府认为导向公正的和平的道路是明确的。它已经说明了它既定的政策，将竭力以赴，贯彻到底。

以色列应该从透过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侵略而以武力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尤其是从耶路撒冷撤出。只有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在他们的家园行使他们自决的权利，并充分恢复了他们的民族权利后，才可达成公正的和平。

约旦哈希米德王国是与巴勒斯坦的事业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最亲密相关的。在这项事业的全部历史上，约旦哈希米德王国的人民已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它保证捍卫这项事业，直到它的兄弟，即巴勒斯坦人民，收复他们的权利，并在他们的家园执行自决为止。

大会本届会议聆悉了以色列改变巴勒斯坦问题的性质和巴勒斯坦人的权利的种种企图。

以色列的论点就是：巴勒斯坦的土地延伸到约旦河的两岸，因此，按照这项逻辑，大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并未被赶走或驱出他们的家园。

这就是以色列在本大会所说的话和以色列代表试图把巴勒斯坦问题化为一种以色列和约旦之间谈判的呼吁的用意。巴勒斯坦的土地就是巴勒斯坦的土地，约旦的土地就是约旦的土地。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这两个兄弟的人民的密切关系并不能阻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他们家园的正当主张或阻挡他们获得返回被驱逐出去的土地和财产的权利。

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以色列的终止占领，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巴勒斯坦人民返回他们所被驱逐出的家园。约旦人民充分支持兄弟般的巴勒斯坦人民为达成这些目标而作的正义斗争。以色列如要找出达成公正而持久和平的道路，就

必须了解这个现实。

我们促请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联合国支持这些合法权利，帮助促使占领结束，并帮助在中东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我国政府在对这个我们决殫精竭力以赴的问题给以最高优先的同时，也并未忽视联合国和世界人民所关心的其他问题。

我们希望大会本届会议将对裁军的问题提供一个适当的论坛以进行有用的对话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中所反映的国际气氛，也许会再度从直接有关各方所同意的具体军备管制和裁军步骤中表现出来。

因为我们支持扩大世界的无核区，所以我们支持这一方面所采取的不论是技术政治或法律的一切步骤。我国政府已按照大会有关决议的规定，接受在中东设立一个无核区，故在这一方面对中东做出了贡献。我国政府已按照该决议的规定，向秘书长做出承诺，签署和批准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有一个为国际社会所关切并与达成终止外国统治非洲的程序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西部撒哈拉问题。去年在这问题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步骤，这就是有关各方同意将此事提交国际法院，以决定它的法律问题。这是朝向和平达成所期目标——即终止外国在该区的统治——的一个建设性步骤。

我们希望并期望在国际法院宣告判决以前，将不至于采取不利于该区现状的措施。与此同时，必须强调的是：虽然我国与西班牙维持着传统和坚强的友好联系但是除非西班牙最后终止对西部撒哈拉的统治，我们是看不出这个问题有什么了结的。

至于本届会议议程所讨论的其他事项方面，我国代表团将尽力作出贡献，巩固联合国的各种努力，并达成它的目标，而不论这些目标是逐渐发展一种建设性的和发达的国际法律秩序、创造新的和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发展出更能执行国际任务和达成宪章宗旨的各种联合国机构。

在过去几年，联合国不只一次地通过了考验，在这些考验中，它面临的问题就是：它有没有理由存在和它有没有能力达成它所以被创设出来的宗旨。虽然联合国屡次显示它不够健全、没有能力对正义问题作出决定，但多年来它却继续表现了它有存在的必要，以作为正当国际关系的唯一机构、所有国际各方之间连续对话的场所、和所有大小国家进行议会式的会议场所。它也继续是一个采取联合行动，以维持世界和平及安全及发动世界知识和道德进步力量的机构——尽管这些力量可能要经历一段长时间才会成熟和盛行起来。

在我们国家里，在我们自己的广大地区里，我们都知道联合国严重的缺点。不过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联合国，各国会因利益和野心公然引起混乱和冲突，不受任何道德和理想的约束，世界会因而崩溃。

沃达约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主持本届大会感到很满意。我们特别相信，你的丰富经验和智慧，将大大地有助于使第三十届大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有所收获，不愧为本组织生命中的一个历史里程碑。

对于你的前任，杰出的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阁下，我只要对他有效地、熟练地主持第二十九届常会和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审议，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也很高兴得到这一机会来向杰出的秘书长致以特别的景仰之意，因为他对继续实现联合国的目标和宗旨付出了无比的专诚与不懈的努力。

我代表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代表团，也很高兴地向今年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各国致以热烈的欢迎。这些国家即是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由于它们警惕的斗争，这些国家的人民再度证明了自由的潮流一定不会衰退，直至它吞没了在各种伪装下的外国统治与压迫的最后残余。我们在祝贺它们的代表在扩展自由地区方面的成就的同时，还期待在本届大会期间欢迎安哥拉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入这个不断扩大的国际家庭。

我们在联合国的第三个十年的末期在此开会，对本组织的成就和缺点做个估计，似乎是一件有价值的做法。我们认为这一做法是有用的，因为它立刻能帮助我们恢复我们对本组织的继续生存的信心，并从过去的错误吸取教训，使我们致力于划出一条康庄大道，使联合国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内成为更有效力更符合人类的需要的机构。

改变，一切阵线上的改变，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特别是过去三十年来，也就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的这段期间，我们目睹了改变速度的加快。在这个过程中，联合国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其作用。

估计联合国在过去三十年的成绩时，人们今日应该问的中心问题是：它对于若干这种改变的促成是否应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展望未来，人们可以问同样的问题：

联合国在本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作为改变的一种力量，能发挥什么样的有效作用？

联合国是在目睹了欧洲各族国巩固的时期以后，和由于它们利益的冲突而产生的两次悲惨的、破坏的战争之后创立的。在国际联盟凄凉失败之后，联合国的创立者认为，给予安全理事会为了国际社会的利益而使用武力的权利，他们就能抑制各族国的力量，从而希望后世免遭战祸。借着建立国际社会应该迈向的目标与原则，及借着提供经济和社会领域里国际合作的体制，他们还认为，他们可以促进一个更安全与和平的世界所需要的条件。

联合国的创立因此是以两个概念为基础：第一，相信经由一个集体安全制度，不但可以阻挫侵略，而且在和平真的遭到破坏时，国际社会可以借处罚侵略者来恢复和平；第二，深信人类可以借着做出自觉的努力，以消除战争的根源，及积极助长能够培育和平的条件，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联合国对这些崇高的希望究竟做到什么程度是一件引起争论的事。但是，应该记住的是，联合国代表着人类通过规定集体使用武力，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来组织国际社会所做的初步努力之一。这个集体安全的概念在我们个别社会的政府的发展方面是有先例的。我们个别国家的政府不是赋有为了各别人民的利益而对那些可能扰乱和平或侵犯其他同胞的权利的人使用武力的权力吗？

但是，在我们个别国家内，政府的发展占了这个世界人类生存的一大部分时间，而且其演进成了一个继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就是在今天，我们当中也没有一个人能说我们已经找到能够提供解决一切迫切需要的正确答案。如果个别社会真的是这样，那么考虑到中央国际权力的演进尚在萌芽阶段，我们应该体会到在我们能够希望建立一个可以开始在任何大的程度上响应我们的集体安全条件的制度之前，我们必需走那样的路，更不用说提供可能需要的每个解决。

根据这个背景来判断，无疑地，作为一个集体安全安排，联合国没有达到其创立者的希望。这个建立在大国的一致意见上的制度已经不起作用了，这正是因为大国之间对于世界在战后数年所面临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没有取得同意之故。大国

间继续合作的远见——战争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合作——不但是短暂的，而且为不断的紧张和敌对的暗流所取代，有时竟达到爆发点。

由于这种集体安全安排的普遍无效，联合国无能力消除战后数年的战争。实际上，造成成千成万的人命损失和引起浩劫和无数破坏的地方冲突常常发生，这让有心人感到联合国作为一个控制人类冲突的实验，是否不是一个明显的失败。

但是，尽管战争常常爆发，而且一两个大国可能以某种掩饰卷入其中的一些战争，战后数年中大国间的直接对抗却没有发展成战争。全球战争已经避免，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功劳不小，因为它不是提供一个缓和争端的论坛，就是提供大国用来遏制这种情势的外交途径。甚至突然在中东、刚果、塞浦路斯和其他地方爆发的地方冲突，有时使联合国心力交瘁，联合国还是提供了使这些冲突同大国的干涉隔离的办法，或者订出这些冲突的遏制和最后解决的可接受的妥协方案。

总的说来，联合国在作为一种改变的有力力量方面，特别是在协调国际合作方面，成绩较好。特别在社会及经济合作领域，联合国已经成为革新和集体行动的不可缺少的机构。

联合国在战后数年中的最大贡献——这种贡献不能以任何价格来衡量——就是它充作一个论坛的作用，以协调其会员常常分歧，有时甚至冲突的看法和国策。由于这种看法的相互影响，对某些人来讲，最近还很令人讨厌的一些概念，一下子变成了普通平凡的智慧。结果，我们今天有了广大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我们可以希望建立能够满足若干需要的新的合作组织。

我们在建立一个有用的国际合作制度方面虽然完成了很多，应该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对于互相依赖有更深的体会，对于需要更密切和更深远的合作有所认识，则我们的成就还要多。

我们在联合国的第四个十年开始时，应该显而易见的是，在一切阵线上从来没有过较现在更需要合作的努力。当我们认识到这个需要时，我们还应该更注意影响我们大家的问题的互相互赖性，因此需要我们大家采取平行的、集合的行动。

联合国在国际合作方面的经验也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

当我们开始认识到国际合作的價值时，我们同时对于决定我们的将来的力量有了更深的了解。因为这种认识，我们较文明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候更加发展了可以影响和塑造我们将来的能力。

在本世纪的剩下二十五年内，联合国国际合作制度的最大的考验，就是以最能满足人类的集体需要的方式，来决定我们的将来这一任务。在这项任务中，没有任何事会较建立一个国际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考验更迫切；这个秩序立刻会促进各地的人类福利，还会提供一个有益于促进和平的环境。

建立有利的和平环境的任务，不仅需要结束螺旋形上升的军备竞赛，而且整个世界应该开始真正的裁减军备。

下面，我要对在本世纪的剩余二十五年内需要迅速一致的国际行动的三个优先任务，提出一些意见。它们是：裁军、非殖民化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我们大家都知道，列入大会议程的最初项目之一便是裁军问题。现在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独的项目：它已经扩大了很多倍，包括这个越来越复杂的问题的许多方面。

裁军问题越久没有解决，达成协议的解决的任务就越复杂。同时，不仅主要军事大国的军备工业耗尽了可用于更具有建设性目的的重要资源，而且人类本身的生存处于严重的危险中。

还有我们越久不能认真地处理裁军问题，裁减军备的问题就会变得越困难。按照军备在质的改进方面正在发生的速度，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很早而非很迟就会达到裁军措施协议的核实将成为几乎不可能的程度。当我们这样子谈论军备竞赛时，我们就必须考虑到持续不断的质的改变。迄今为止，已经达成的裁军的附带措施的各项协议是属于军备管制的性质，在某些情况下，限制某种战略武器的数目。但是，这些协议中无一实际可说已经制止为了获得较潜在的敌人可能有的更好、更有效的武器而进行的疯狂竞赛。实际上，这种竞赛是在寻求能为一国的安全提供万无一失的保证的最进步的

武器。虽然那是一种幻想，但无疑地，这种寻求是今日推动军备竞赛的原动力。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同一切进步力量一起要求，在我们达到即使有一天我们有了裁军的意愿，但是核实的技术困难可能构成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的地步之前，制止重质的军备竞赛。

其次，国际社会，特别是超级大国，应该从军备管制前进到实际的大规模裁减军备。因此，在大会的第三十周年会议里，我们必须向有关各国做出最强烈的呼吁，请它们在制止并挽转它们所进行的邪恶竞赛方面表现重大的进展。紧跟着政治缓和与普遍合作之后，我们认为，采取朝向真正的裁军的大胆措施是适宜的。这种迫切的需要，秘书长的话说得最简单明了，他说：

“我相信，为了人类的福利，实际上是为了人类的存亡，联合国大会在这三十周年的时候，绝对有必要考虑对联合国在裁军方面的作用，进行一次根本的审查。”（A/10001/Add. 1, 第9页）。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这些话。

本组织在另一个重要领域里还有未完成的任务，这是关于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特别是在南部非洲的。

看到南部非洲的局势，我们很满意的注意到，由于三个从前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解放斗争现在正在最后的压迫堡垒的各边境上进行。然而，我们发现安哥拉的情况相当可悲。我国代表团真诚希望三个解放运动抛开各自的歧见，成立一个能使安哥拉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独立的民族团结政府。

至于津巴布韦，现在已经显而易见，伊恩·史密斯的非法政权继续阻挠旨在对其造成的问题，谋求和平解决的一切努力。在这方面，人们只需说由于继续拒绝做出甚至是最小的让步，史密斯先生和其合作者已经使在维多利亚瀑布的谈判变成不值得努力。由于他们的不妥协和冷酷无情，实际上，他们已经砰然关闭和平解决之门。如果要避免种族对抗，现在必须由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南非政权还坚持违抗一切联合国决定，并继续执行其可憎的种族政策。结果联合国开始采取了制裁的路线，但是迄今为止，对那种族主义的堡垒没有明显的影响。今天，变得越来越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南非不仅使我们的一切努力无效，并且成功地执行着使班图斯坦成为廉价劳工的缓冲区和防御的外围地区的政策。

南非政权的邪恶活动也不只是限于其自己的领土范围。在缓和的伪装和对话的诡计之下，南非正努力在纳米比亚的国际领土上推广和建立班图斯坦制度。我国政府强烈谴责南非的这些阴谋。

我们促请国际社会加强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隔离，直至那区域长期忍受苦难的人民的人类尊严和正义获得恢复为止。

当我们考虑到非殖民化问题时，法国领土阿法尔斯和伊萨斯——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吉布提——的独立问题，使我国政府特别注意。由于本质上这是一个殖民问题，埃塞俄比亚政府认为，只有在领土人民不受任何方面的压迫和干涉，自由表达意愿的情形下才能得到解决。

很明显地，全球的和平与安全仍为联合国的主要急务。本组织是人类致力于高尚地追求和平与安全双重目标的一个有目共睹的活的象征。在一个互相依赖的世界里，持久的和平必须建立于有益于全体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繁荣的公正的经济及社会环境的坚固基础上，也是很明显的。国际社会有义务创造这样一个环境是宪章第九章载明的。

为此目的，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应继续作出重大的努力。在本会议厅里经常作出许多崇高的声明以支持这个目标。但是，今天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人民的经济及社会状况较近代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危急。

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很艰难的，需要全力以赴。困难不仅巨大，并且是多方面的。我现在只提其中的一些。

象旱灾和水灾这类自然灾害对各处人民的生命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常见、越来越

越厉害。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象埃塞俄比亚，就身心痛苦、生命损失和经济挫折而言，这类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在此无需做任何详细的列述。

除了自然灾害之外，我们还遭受从我们国界以外而来的空前未有的种种不利的经济环境。

我们出口原料的价格越来越低，而我们进口的制成品的价格却迅速上涨，这反映我们的贸易条件和贫乏的国际收支的逐渐恶化的情况。在过去三年中，农业投入的极高的成本大部分助长了农业方面的停滞。由于缺少抉择，我们被迫进口昂贵的技术，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技术不能充分满足我们的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就它们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而言在数量上正在一直减少，而债务的本息偿付在我们的外币收入却占越来越大部分。

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和战略没有实现目标是相当明显的，无需进一步的详述。我们认为，发达国家和拥有剩余资金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做出更大的努力来减轻较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困难。我们希望，决定此种援助的标准在观点上越来越非政治性的，越来越是面向需要的。

在国际一级，在比较有益的基础上分工现在是普遍承认的原则，出口产品的混合必须随时随着每个国家发展阶段的改变而改变，这在历史上也是实在的。但是现有的国际经济关系制度妨碍了这些原则的拟订并永远冻结了分工。由于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加工品和半加工品所加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发展中国家趋于继续生产与出口原料，而发达国家则垄断制造活动。这种规定某一特定国家集团从事某一特定形式的生产以及不允许国际移动的状态，完全是一种在全球范围上实行的种姓等级制度。

人们不能期望在战后蓬勃，并且现在仍然存在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当初没有要它做的事。它的主要目的是为工业国的需要服务。人们看一看今日那些国家的繁荣，不得不承认，旧的经济秩序很好地执行了它的任务。但是它对第三世界经、社发展的需要仍然毫无反应，这是不难理解的。

就是因为这种认识，使得发展中国家采取主动于去年召开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那届会议上大会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便根本改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关系。

我国代表团满意的注意到，上月举行的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成果和那届会议谈判中突出的合作与妥协精神。我们希望通融过程和上次特别会议期间获得的动力将继续下去。如果诚恳地实行，我们毫不怀疑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各项决定对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并且会为国际善意立下坚固的基础。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条件只能通过改组联合国系统才能有效地处理。因为这原故，第七届特别会议决定召开全权代表会议的需要，是明显的、迫切的。我国代表团将积极参加关于联合国系统经济及社会部门改组问题的特设全体委员会的工作。

我们认为，今年在世界大事方面，令人鼓舞的发展情况对于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秩序有同等重要性，这些发展是：主要大国关系中缓和过程的继续；在东南亚近代历史上最长久的战争的结束，在彻底解决之前，塞浦路斯休战的持续，直接有关当事方面之间西奈临时协议的签订；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成功结束——这些只不过是当前健康趋势的一些显著的特征。我国代表团欢迎这一切发展。

我们受到大国关系特色的缓和过程的鼓舞。我们不能低估它对于减少世界紧张贡献。因此，这个过程继续进行，并且在范围与深度上进一步实行，是绝对必要的。

我已说过，看到东南亚在近代历史上的最长久战争的结束也是令人鼓舞的。在我向勇敢的越南人民致以真诚的祝贺时，我必须指出，原则上，我国政府赞同以宪章的规定为基础的联合国的普遍性。我们认为，不论地理位置，联合国的会员资格问题不应该受任何其他外来的因素的限制。

在本届大会期间或者通过秘书长的斡旋对塞浦路斯问题所做的任何努力主要应

该集中于维护该岛的民族统一与领土完整。同时必须确保各社区一切方面的和谐与合作的生活。

在中东，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与以色列最近签订的临时协议所产生的动力必须持续下去，以便确保该区域一切人民的合法权利与持久利益。在此，我仅希望表示我国政府感激一切有关方面为达成最近的协议所表现的政治家风度，我们希望这个协议成为朝向中东问题的最后解决的一个象征性的开始。

当代人对其整个环境的认识程度正在迅速上升，这给予我们希望：我们正处于一个真正互相依赖的人类家庭的新纪元的开端。同时，成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现象的社经条件日益恶化、生活素质越来越坏和绝望的感觉又使我们严重关切。我们认为，逐渐升高的认识和越来越多的剥夺两者之间不可能和谐是一个成立已久的事实。

在历史的眼界上，我们可以想象到启示录的和平繁荣与战争、饥馑、时疫、死亡四大害并立的时代。在此开会的每个国家的决断或者犹豫不决将决定我们的选择会是什么。人类的传统和未来世世代代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现在做出的选择。让我们明智地、大公无私地做出选择。

工作安排

主席：在请下一个发言人发言之前，我想就我们工作的未来安排作一个简短的声明。

大会在九月十九日决定，一般性辩论必须在十月八日星期三结束。在稍稍犹豫和多加思考之后，现在的情况似为如要容纳名单上已有的发言人，我们便需另开一次全体大会。所以，我提议我们把十月九日星期二下午的会议挪开来进行一般性辩论。假如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大会同意我的提议，因此一般性辩论将在十月九日星期四下午而不在十月八日星期三结束。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周，大会将听取四国元首的讲话。我想告诉大家这些讲话的地点及时间，使一切有关方面能够作出妥善的安排，同时也借此帮助各代表团决定自己的工作计划。

十月六日星期一下午五时，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将向大会讲话。讲话之后，我们将继续进行一般性辩论，由另两个发言人发言。

十月七日星期二上午十一时，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阁下将在大会讲话。在他讲话之后，还有两位发言人。

同日十月七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三十分，塞浦路斯总统卡马里奥斯大主教将在大会讲话；之后我们当然继续一般性辩论。

最后，十月九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时，挪威奥拉夫五世陛下将在大会讲话。同日星期四下午，如刚才宣布的，我们举行一般性辩论的结束会议。

所有这些都记录可查。

议程项目9 (续)

一般性辩论

杰尔马科耶·阿达穆 (尼日尔)：本组织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举行之时，正逢重大事件结束，这使我们这个时代得以特别突出，也使我们时时想起：人类最需要的是自由和正义。

越南人民三十年的英雄斗争和柬埔寨人民的一致赴难证明了这个事实：暴力不管多强多猛都不能屈服一个民族决心充分享受本身特权的意志。

我代表尼日尔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这些英勇民族战胜外国压迫的最近的捷报。愿他们的榜样对世界的自由斗士有所启发和鼓励，这些斗士誓死向殖民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斗争，以解放故土和人民。未来的岁月仍须更多的牺牲，但无论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了它们崇高目标的实现。

世界人民热爱自由也表现在非洲人民反抗葡萄牙统治的斗争中。这斗争的胜利从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失败及其一部分领土的独立可以看出来。去年几内亚一比绍独立，今年佛得角、莫桑比克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独立。由于它们在今年的这次会议无异议地加入联合国组织，它们的独立才圆满完成。

我很高兴将尼日尔人民的虔诚的祝贺转达给这些国家。在它们的斗争中我们始终同情它们的苦难与牺牲。因此，我们恰当地对它们的胜利感到光荣。我们欢迎这些国家成为本组织的会员国，但我们也惋惜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的被拒门外。我们可以期望，美国在不久将来对这一问题重新考虑其立场吗？

另一个战斗，也是一个争自由的战斗，就是第三世界的国家致力于建立一种更公平合理的经济新秩序。

对第三世界这是大胜利；但对发达国家也同样是胜利。所以，前途是可以乐

* 副主席法尔先生 (塞内加尔) 主持会议。

观的，因为到真正的缓和之道——在我们看来是不可分的整体——现在才刚刚开辟。不过，工业化国家不能以为许下诺言便算了事，而应尽力设法务使诺言实现。至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它们必须好好组织起来，必须加强团结，因为它们国民的幸福，负担了重要的责任。

我很高兴在此宣布，尼日尔准备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为真正的合作而努力，因为我们相信，只要世界各国人民的抱负分歧，合作就不可避免地仍为强者对弱者施加压力的状态。第三世界的国家即使贫穷也须团结，因为我们明白，团结和贫穷也可以成为整个世界为要生存，就不能忽视的一种力量。

我在此谨向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致敬，他们采取主动，提议召开大会两届关于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以他们的信念和决心，他们说服全世界：由帝国主义所建立和维持的旧的经济秩序有急切改革的需要。第三世界全体都感激他们。

虽有我刚才说的这许多成就，非洲还有非殖民化的进展不如理想的若干骚乱地区。我指的是安哥拉、南部非洲、所谓的索马里法属海岸以及所谓的西属撒哈拉

安哥拉的问题，大家对安哥拉人民的困境说得很多了。他们有效地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已超过十四年，但今天刚要独立时，他们却自相残杀。对本代表团来说，安哥拉所发生的情形已大大超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人运）、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之间的自相残杀的权力斗争。殖民战争及数百年的严厉统治使这个国家毁坏不堪，在灿烂的明天即将来临之时，马上就从外面提出了安哥拉明日的政治色彩是什么的问题。

有一些国家已在这个国家大肆煽动混乱和维持混乱状态。我们已获悉——并且也感到不安——某些大国对一些民族解放运动推行无限制军备供应的政策，而且最近我们也听到了南非的武装部队已侵入安哥拉领土的一部分。从已经发生的事情判断，我们必须说曾有过公然的干涉，而且不管干涉来自何方，我们都要说；终止霸权，终止帝国主义、终止任何压力，不管它从哪里来。我要求三个解放运动

的领导人了解：以他们反面的作风，他们有丧失一切已得的成就的危险，而且多少会危及他们国家的前途，甚至是非洲的彻底解放。

现在仍有许多非洲人被剥夺了自决和独立的权利，甚至还变成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歧视制度下的受害者，这使我们非常关怀。在南部非洲，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人民的本人权仍然遭受剥夺，仍然是本组织正确称为危害人类罪的习俗的牺牲者。国际社会全体对沃斯特和史密斯的连续咆哮给予制止现在正是时候了。

我们不能容许一小撮投机家，在一些希图保全小便宜的大国的纵容下，继续为非作歹；我国所以支持这些地区的人民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下斗争，赞成去年六月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九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南部非洲的达累斯萨拉姆宣言的充分执行，其原因在此。

特别是在南非，黑人的苦境，我国不能无动于衷。只要黑人在种族优越论的名义下被忽视、被轻视，我们就同那里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妥协和对话。南非必须了解，它不能长久不顾世界舆论。它必须认清最后终得与联合国合作，首先要归还纳米比亚的领土。

尼日尔郑重呼吁几个大国重新考虑其对南非政权的立场。我们的呼吁特别是对安全理事会的三个常任理事国而发的，在不到十二个月中，它们两次联合否决制裁一个会员国；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会员国曾违反本组织的宪章。因为葡萄牙殖民政权的崩溃，上述一个会员国的政权陷入了绝境；不管这个政权用了什么方法拖延时间，但解放部队的胜利是必然的，而它所陷入的绝境也日益加深。

本代表团欢迎目前的国际局势是缓和这一事实；但缓和是不稳的，也是有限度的，因为若要避免国际关系的另一次冷战，许多棘手的问题都有待整个国际社会去解决。首先，本代表团相信，为保护目前笼罩着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存的气氛，裁军的问题必须给予特别的注意。我国深信，裁军问题不应仅由那些能够使世界末日到临的人来处理。只有所有的国家都参加，裁军一举才能成功，因为一旦发生冲突，国不论大小，都不能幸免。

这是特别严重的问题，因为根据统计 3,000 亿美元以上花费在军备竞赛上。也许其他代表团已经说过了，纵嫌重复，我也不妨再说假如这许多钱用来应付世界的贫穷，千千万万为疾病、饥饿所困、一贫如洗的男、女、老幼的生命都可得救。

威慑政策，是疯狂的军备竞赛的主因；它的确会给第三世界的国家提供核军械库。我们相信，为避免这种危险和防止资源浪费，就必须有全面彻底裁军，因这样才能更有效地阻止一个可能招致全人类灭亡的冲突。我们坚决支持召开裁军特别会议的原则，其理由在此；裁军特别会议可以模仿专门讨论原料及发展的特别会议的形式。由裁军所节省下来的资源应当用之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

说到中东，我国代表团重申全盘支持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恢复失地的斗争以及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的事业。我们坚决相信，只有容许巴勒斯坦人充分维护民族的权利，特别是返回故土的权利和自决的权利，世界这一地区公正而持久的解决才能实现。任何解决办法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必注定失败。以色列必须表示亲善而不继续否认巴勒斯坦的存在，何况去年它已几乎得到本大会每一会员国的承认。

非洲统一组织和第三世界大体上都表示了对这争端公正解决的意愿，这证明了政治上时机成熟，对付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问题可以用实事求是的办法。以色列必须把握这个良机，充分利用原因在此。

我们对埃及为达成和平之所作所为，印象深刻。我国支持埃及领导人的行动，因为我们深信这些行动决无损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亦无损于恢复全部失地的原则。

说到塞浦路斯，我国代表团向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致敬，因为他使塞浦路斯两族得以建立了坦诚而有收获的对话。我们衷心希望这个对话是在本组织的赞助之下继续进行，而且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会得到尊重。这些条件是使这个岛恢复和平所绝对必要的，而这个岛与我国同样地都有不结盟的热望。

在亚洲大陆，越南和柬埔寨人民战胜国际帝国主义之后，尚有一块黑斑并未清

除：朝鲜问题。对这一问题，我国一直赞成一个均衡的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对这个地区的和平解决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我们与两个朝鲜维持外交关系，而且自一九七二年以来双方为达到国家的和平统一的目标而作的对话，我们一直给予支持。从那时起，统一之前所应达成的基础阶段——民族和解的努力却毫无进展，不免令人遗憾。朝鲜的问题根本应由朝鲜人自己解决，我们衷心希望，解决的方法是和平的，而且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干涉的。

在我的发言的开始，我说世界各民族最深切的热望基本上是自由与正义。对一般第三世界的国家，尤其是尼日尔来说，不用说，正义都必须以存心建立更好的世界的具体行动——而不是以浮夸无用的行动——使它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表现出来。

主席先生，你不会不知道我国是世界上最穷的二十五个国家之一。对我们来说，经济发展比任何国家都要列为最优先的基本目标，其故在此。这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事，而且我国政府在最高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之下的工作是以致力尼日尔人民幸福为唯一目标。六年连续苦旱破坏了我们已经脆弱的经济，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被迫采取了这条路线。

这个漫长而可怕的灾害，大家已说过很多，这是年轻的萨赫勒国家自从取得国家主权之后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而且它的后果还继续发生影响。因此，在这里我只叙述我们从这悲剧所学习到的教训，以及为应付将来这一类事件我们所作的努力。

经历了六年的艰苦之后我们至少开始了解一件事，那就是国际援助的限度，尤其是常常附加了各种拘束条件，虽然如此，就目前情况而言，这种援助对尼日尔仍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我们特别学习了一件事，在今天已成为我们的深刻的信念，那就是求人援助之前绝对必须自力更生。我们现在坚决相信，外国的援助，不管多么慷慨，都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努力。

根据这个经验，以帮助人民脱离贫困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我国政府和最高军事

委员会把广大的重建计划的完成作为目标，这个计划包含了国民生活活动的所有部门。我只举出家畜的改造，谷物储备的建立，以及最后的“绿化萨赫勒”作业，作为例子；最后一项是由我国青年，自动自发所推行的重新造林政策、以阻止沙漠的扩展。我们借这个机会欢迎许多青年友好国家的自动参加。

不用说，眼前工作相当重大，首先需要动员国家所有的人力物力资源。最高军事委员会对此非常了解，并且已组织青年，使他们明了国家实际情况，有效地参加发展的斗争。

同样地，我国政府并不等待国际妇女年就已为妇女参加建设工作奠定基础，我们已痛下决心，进行此项工作。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元首，赛义尼·孔切中校最近证实了这点，他说：

“对我们来说，尼日尔妇女的解放首先就是积极彻底的训练，训练本身就是进步的因素，因为这使尼日尔的妇女有机会在经济和社会上发生更积极更自由的作用。”

我刚才提到我国政府担当的重大工作，也提到我国人民决心尽力完成它。不过，我们都逐渐了解：正义公平的新经济秩序建立以前，所有的努力都会是白费的。

尼日尔是一个内陆国家，离海1,000公里以上，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它是为现状所苦最厉害的国家之一。因此，我们再一次向所有的富裕国家和得天独厚的第三世界国家吁请支持我们克服现状的努力。我说“支持我们的努力”，我的意思是指帮助我们地尽其利，改善我们的农业生产，使我们的农产品多样化，开发我们的自然资源之类。尼日尔在这些方面潜力甚厚，故对这方面的合作寄望甚殷。

在这方面，布鲁塞尔谈判成功，在洛美又签订了承认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新形式的协定，我们觉得很高兴。我们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应有何种关系，并没有坚决的意见；但我们感觉到这在寻求解决发达中国家的问题上是在向前迈进了一步。

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元首，赛义尼·孔切中校最近说过：

“新尼日尔相信合作。这个尼日尔刚从六年的惨酷灾害的恶梦中复兴起来，这次灾害使我们很能衡量国际团结的现实性和有效性。”

正当联合国庆祝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国政府恳切希望重申所有它对本组织的信心和信念。由我们看来，联合国是国际合作的主要工具。我刚提到的第七届特别会议正是我们各国与人民互相依存的例证，他们对面临整个世界的问题不断寻求最圆满的解决。

不管是建立和平和安全问题还是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些问题归根结蒂都是相关连的。因此，我们笃信这种不断寻求困扰今日世界诸问题的公平解决是各会员国现在全心全力在做的工作；每一个国家不论大小，对此项工作都负有重大责任。尼日尔自身当不遗余力去维护和鼓励对宪章和会员国权利的尊重。我们打算致力于建立在各国的独立和平等之上的国际关系。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作为本组织基石的旧金山宪章在三十年之后的现在需要某些修改。它必须适合目前的现实情况。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设立一个委员会提出修宪报告的决议，我们全力支持，理由在此。

愿各国共享世界的繁荣，和平和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

现在我就要结束我的发言，愿代表本代表团向主席当选为第三十届常会主席衷心祝贺。他的杰出才能我们在别处曾经赞赏，我们相信凭他的才能，这次会议一定成功。

策林先生（不丹）：我代表不丹王国代表团荣幸地祝贺主席当选为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主席。我们对一个象我国一样的小国家的领袖掌管这个重要会议的事务这件事感到特别高兴。我国代表团相信，以他在上几个星期已经表现出来的政治家风度和经验等才具，他将使我们的讨论获得一个圆满的结果。在以后几个星期履行重大职责方面，我愿向他和委员会主席团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合作与支持。

请让我转达我国代表团对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阁下的赞赏，为了他在大会第二十九届常会和第七届特别会议期间对我们的领导。

今天，这个世界组织面临着各种挑战和机会。这机会就是根据谋求一个更好的、更自由的生活的强烈动机去创造新的生活方式。这挑战就是去接受和适应不平等关系和待遇的演变的结果。在积极的方面，最近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取得的成果都有助于实现本组织的各项目标。葡萄牙将权力移交给它在非洲的前殖民地这个成就是不小的。除了安哥拉之外，所有前葡萄牙殖民领土都已经获得了独立。随着巴布亚新几内亚于九月十六日宣布独立，原有十一个托管领土之中，也有十个已经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获得独立的方式是令人感到非常满意的。因此，我国代表团极其高兴地欢迎佛得角、莫桑比克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大会最近以一二三票对零票，九票弃权通过了第 3366 (XXX) 号决议。我国代表团支持了这项决议。这项决议要求安全理事会立即重新审议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提出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并予以有利的审议。我们对安全理事会又没有作出推荐，感到遗憾。不丹王国坚信本组织的普遍性原则。我们觉得每一个新会员国的加入，都给这个组织增添了力量。我们希望那些还在这个国际大家庭之外的国家将在不远的将来成功地取得会员国资格；从而使本组织不仅更具有代表性，而且更为有效。

令人遗憾的是，非法少数政权不接受大多数统治的这种态度迄今阻碍了津巴布

韦人民的正当愿望的实现。 纳米比亚的局势也没有什么进展，联合国继续面临着考验。 南非的严重问题之一不用说是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继续实行，这些都是直接违反人权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的。 所有这一切都再次肯定了我们的信念，即我们大家必须一致努力以使联合国的各项决定更具有效力。

我们高兴地看到复杂的中东问题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发展。 我们衷心希望，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很快便可以找到。 我们认为谈判是谋求和平解决的最好的希望。 这方面进展缓慢或者没有进一步的进展，都会毫无疑问地增加再发生冲突的危险。 这样一种冲突的后果对于该地区的人民来说将是一种灾难，并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 我们深信，冲突的一切有关方面都诚挚地期望取得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已为这种解决办法提供了基础。 我们不赞同以武力占领领土的做法。 我们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权利必须恢复。 同时，必须承认该地区的现实情况，以便所有国家能够在承认的安全边界内和睦相处。

一年来，有一些迹象显示全世界的紧张局势获得了进一步的缓和。 甚至在南亚，一种逐步的和解过程已经在推动着。 这个地区（我国是其中的一个最小部分）向来为一大堆问题所困扰，其中一些问题是人造的，一些问题是自然界所造成的。 我们认为，朝向公正、持久和平，努力不懈，将使我们有机会去集中心力于建设国家的伟大工作。 我们希望在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进一步作出努力，在平等和合作的基础上互相忍让与和解。 不丹王国决完全致力于不结盟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目标与宗旨，为实现和平与稳定而奋斗。 我国的政策是同所有的国家做朋友，而不与任何国家结怨仇，互相尊重主权和独立。

印度支那人民在这些多难的岁月里，饱经创伤，终于获得了不受干涉的自由，这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 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现在能安定下来，经过一段和解和重建的时期，按照他们自己的创造能力，建设一个健全的和稳定的将来。

然而，朝鲜半岛的问题继续威胁着该地区的稳定。在第二十八届会议上所达成的要求有关方面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谋求和平统一的共同意见，使我们有希望开始进入谅解和卓有成效的谈判的一年。我国代表团仍然坚信应当让朝鲜人民以和平自主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期间，我国代表团支持了第3212(XXIX)号决议。我们还相信安全理事会的第365(1974)与367(1975)号决议为两族进行谈判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不丹是不结盟运动的一个成员国，支持最近在利马举行的外长会议所通过的宣言。这个宣言要求一切有关方面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立即无条件地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并继续进行两族间的建设性对话。关于这一点，我们赞许秘书长所担任的角色，以及他努力帮助两族本着更大的谅解及合作精神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可以向秘书长保证，我们全力支持他为谋求国际和平与稳定所作出的努力。

不丹也是印度洋的一个内陆国家。我们非常关心维持印度洋为和平区。我国代表团一贯支持联合国的行动和有关决议。大国在这个地区的争夺只能加强紧张局势，从而不仅会扰乱了这个地区的稳定，而且还会造成受影响地区间的分裂。有鉴于此，我们坚决认为这个地区应没有因为大国争夺而建造的外国军事设施和外国基地。为了使所有国家都能尊重这个宣布，我们将支持在大国和主要航海国家合作下召开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主张。

关于全球裁军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还是觉得进展甚为缓慢。我们承认联合国的最重要责任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在面对着威胁毁灭人类的“终极武器”的时刻更是这样。但是，我们高兴地看到大国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认清了这个问题，正如有关国家的领袖们最近在这个讲坛上已经声明的那样。这方面的情况确实需要纠正。我们对最近在这里所作出的提议表示赞赏。我们支持有关国家削减百分之十的军事预算，并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主张。考虑到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将欢迎召开一个世界裁军会议，来讨论各种可供选择的办法。

并且在一切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谋求彻底裁军。在现阶段无需再强调为达此目的所需要的充分准备了。

全世界的经济情况仍然受不利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并且危害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家由于通货膨胀和实际资源的转让不足，而继续遭到进出口交换比率的下降的损失。结果，发展中国家被迫采取调整的措施，以致往往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受到损害。事实上，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里即将出现负的增长率。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显然地并没有提供所预料的补救办法。

但是，我们还是为当前在这些问题中所产生的明显的合作现象所鼓舞。第六届特别会议强调全世界经济方面的相互依赖，并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规定了基础。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可以视为本组织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进展的一个里程碑。最近召开的第七届特别会议与第六届特别会议的情况不同，是在妥协和谈判的气氛下进行的，因而我们能够一致地通过各项决议。在奠定了基础之后，我们必须朝向鼓足干劲、在世界经济合作这个更大的远景下谋求发展的方向取得进展。

不丹是一个农业国。因此我国不得不进口为支持我国经济所必须的物资。我国在扩大出口生产方面拥有很大的潜力。我国的矿产、林产和水力发电的潜力等正在加以利用，以满足我国的需要。交通运输是我国经济的命脉。由于我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因此运输费用的增加也成为我国的一个问题。

在这方面，我国外交部长在最近召开的第七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了发展中国家里的内陆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存在的特殊问题。内陆国家的问题，最近秘书长关于针对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采取特别措施的报告(A/10203)也有清楚的说明。我们希望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将引起注意，第七届特别会议也曾经向大会建议注意这件事。

在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陛下的英明领导下，我们不丹将我们的精力放在

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上，并以提高生活水平以及为不丹人民谋求一个更富裕和更加多彩多姿的生活创造新的机会为中心目标。我国的友好邻邦印度——我国同它有着亲切的关系——一向给了我们慷慨的帮助，尽管它本身也十分窘迫。我国的目标是自力更生，以及利用现代化技术来开发我国的自然资源，以建立一个幸福的、公正的社会的制度、价值和态度。

我国代表团希望即将在纽约召开的海洋法会议上将制定新的海洋法。我们充分认识到，要所有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这样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达成协调的意见是很困难的。然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单一案文——虽然对此案文还未达成协议——已经拟定出来了。地理上和历史上的因素使得内陆国家和其他处境不利的国家没法享有沿海国家的各种好处。尽管如此，我们希望所有国家，不论沿海国家还是内陆国家，它们的正当权益将受到承认，以便所有国家都能参与分享海洋和海底的资源。我们赞成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海底制度，以管理海洋的勘探和开发。鉴于这些考虑，我国代表团愿意为制定一套新的普遍接受的海洋法而努力，以指导所有国家勘探和开发大海里的丰富资源。

我国代表团支持设立一个特设小组来审查联合国宪章。我们觉得，仅仅审查宪章并不是也不能是彻底修改宪章，而且也不必这样做。可是，我们认为，在联合国存立的第三十年的今天，根据当前的需要和现实来审查宪章的一些规定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我国代表团坚信，由于各会员国（不论大小贫富）的建设性态度，联合国还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机构，并且是能够帮助人类去追求和平、铲除贫困和疾病以及解决其他问题的唯一存在的机构。我们大家有必要把狭隘的国家利益变得灵活一些，以适应联合国的崇高理想。全人类的希望能否实现，就要看我们会多快地去解决这些问题以及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些挑战。

扎瓦维先生（阿曼）：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极其愉快地对主席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

三十届会议的主席，表示衷心的祝贺。我完全相信，以他的大家都知道的机智和谨慎，他将使本届会议得到成功，并且毫无疑问地他将竭尽所能，以完成委托给他的重大责任。

我也很高兴借此机会向大会上届会议主席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外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阁下表示我国代表团的钦敬。多亏他的才智，所有那些历史性的重大决定和建议都在第二十九届会议和第七届特别会议上获得通过了。

我也高兴地赞扬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为完成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所承担的实现本组织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目标的责任所作出的伟大努力。

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誉对莫桑比克·佛得角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所取得的胜利以及它们凭借自己的努力而取得的独立表示祝贺。我对这些国家的代表团在我们中间就座深著欣慰。阿曼苏丹国同世界社会一样，也希望一切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的痕迹在不远的将来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今年，在走向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巩固国家间的缓和的道路上，已经采取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积极步骤。可是，还存在着许多与世界和平与协调的问题密切相连的急待解决的国际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特别予以考虑和注意。

那种强加于巴勒斯坦人民头上的残酷情况（他们被迫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使得本组织有责任采取严格的和更有效的措施来结束这些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他们的财富被掠夺，他们的财产被侵占。问题并不止于此，因为他们还被赶出自己的国家，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权利受到怀疑，有些人甚至连这种生存权利也加以否定。

中东不可能有和平，除非以色列从一切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内全部撤走，并完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埃及和以色列军队之间的第二次脱离接触协定是通向和平的重要的一步，这也进一步证实了阿拉伯人希望和平解决的事实。

然而，我们应当记住，这一步本身是不会带来和平的。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

以及作为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的联合国都应当竭尽全力采取有效步骤、以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这两项决议都要求以色列从所有的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内全部撤走，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前的边界，同时完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这些条件的实现是中东有一个公正、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以色列种族主义政权的顽固不化、它对国际法的蔑视、它对联合国宪章和各项决议的漠视、它坚决对世界舆论充耳不闻——这些世界舆论要求它停止它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内的一切非法行为；不再一再侵略黎巴嫩的南部；从它以武装侵略霸占来的联合国三个阿拉伯会员国的领土里撤走；放弃它对耶路撒冷和希布伦的圣地犹太化并改变其性质的计划——这一切对中东获得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的机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我国代表团同其他国家代表团一道要求对以色列予以最强烈和最严厉的制裁。我们这样做也就是继续坚持了本组织的各项原则，以响应本组织对宪章的严密解释和世界人民对联合国的期望。

神圣的伊卜拉希米教堂的可悲遭遇引起我们的密切注意。我们认为，本组织应当结束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对巴勒斯坦境内的伊斯兰和非伊斯兰的圣地的公然侵犯。伊卜拉希米圣地是一座伊斯兰教堂，具有一切法定的地位，它的不可侵犯性和神圣地位应当受到保护。对这座教堂的任何一部分的侵犯都是对伊斯兰教的不可侵犯性的侵犯。

我国政府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巩固的关切还表现在它对那些旨在宣布中东、印度洋、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为和平区或无核区的努力的全力支持。这些区域的建立将为整个世界和睦相处、不致遭受这些致命性武器的杀戮，铺平道路。我国政府还支持通向结束核试验方面的步骤。就这一点来说，我国政府不赞同任何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危害人的健康和幸福，并扰乱世界安全的行动。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应当以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为基础。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各会员国在它们的国际关系中不得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第二，各国不得直接地或间接地干涉任何其他国家的内政；第三，各国应当在平等、互相尊重以及造福大家的基础上达到在经济方面和其他领域里的国际合作。

关于这一点，我对民主也门的外长所作的声明表示遗憾。他说，他的国家支持在我国南部的一群不法之徒。这是对我国内政的公然干涉；这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侵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民主也门是我国的邻邦，我们只希望同它达成谅解和合作。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我要求民主也门停止这种干涉。

在经济领域里，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主权国家在经济方面互相依赖的概念今天已经是一个既成的现实。这显示了政治气氛的一种明确的和积极的改变。由于这种改变，我们还看到一种新的政治意志，准备严肃地并且有效地研究各种阻碍发展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展的问题和障碍。

就这一点来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重新订定经济关系，以期在公平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已经成为一件十分迫切十分重要的事情了，正如专门为讨论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而召开的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各项决议所规定的那样。

现在让我谈一谈我国对一些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所持的立场。我认为有必要提到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这个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七日到五月十日举行。大家希望这次会议完成一项对有关海洋法的一切事项有所规定的公约。可是，会议在调和各参加国的意见方面没有获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就结束了，这种情况使在海洋法问题上达致一项全面的协议更加困难。

我国的国内法是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为准绳的，我国依照本国法律，坚持领海、包括海峡无害通过的概念。我国关于领海无害通过的权利的法律

首先照顾到国际航行的利益以及保证海运正常不断地运送的这种需要，而另一方面则保护本国的安全和主权。我愿在此重申，这个法律首先是为国际航行本身服务的。

最后，我要说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联合国来了，把联合国当作最后申诉的法院。我们已经谈过在政治气氛中的积极趋向和新的政治意志的诞生。不用说，正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召开的庄严的大会，其首要任务是将那种意志化为具体的行动，并为我们大家，不论贫富、发达的或发展中的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公正合理的解决办法。

我国在历史上向来热心倡导和平，主张促进人民间的友谊和谅解。我们一贯要求国与国之间达成谅解和合作。本着这种一贯的做法，我们坚决遵守和拥护联合国的各项原则。我们对联合国的作用和它的责任有充分的信心。

加尔维斯先生（洪都拉斯）：大会第三十届常会刚刚开始，我愿在此向主席表示我国代表团诚挚祝贺他实至名归的当选。我们祝他在他的任期内工作圆满。第三十届大会由一个小国的杰出代表主持，我认为极有意义。他的国家虽然经济和军事资源不多，却是个具有最优秀法律传统的生动有力的模范。仅是这件事实便重新使我们对本组织具有信心，并使我们对前途更加乐观，因为本组织就是人类的未来。

我也要向库尔德·瓦尔德海姆阁下表示我国代表团、我国人民和我国政府的感激，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他有杰出的表现。他提交大会的报告书对他的工作有详尽的叙述。

一年前，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我国代表团团长从这个庄严的讲台上动人地述说了席卷洪都拉斯的飓风菲菲造成的死亡和荒凉。他没有提出请求，而是向本组织和全体会员国发出了呼吁。这动人的呼吁得到了反应。本组织有条理、有效率地动员了它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来援助我国。对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联合国紧急行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优越工作，我必须在此表示赞扬。

国际大家庭的行动也是同样迅速和慷慨。我国首先为了生存，其次为了重建所需要的援助，世界各国——无论远近或思想哲学如何——都纷纷送来，又一次显示危难当头的时候，人民和国家会团结起来。各位是你们国家和政府的代表，请接受洪都拉斯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对你们的衷心支援的无穷感谢。愿大国和小国之间、富国与穷国之间、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团结和了解永垂不朽。希望可以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结构，从而更公平地分配世界的产品，因为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人类的进步。

我国代表团特别高兴佛得角、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代表加入本组织。洪都拉斯一向同情为消灭殖民主义而战斗的国家。因此，我们衷心欢迎

这个走向人类更大尊严的新发展，我们也十分佩服葡萄牙新政权勇于改过的认识和决心。

至于莫桑比克，洪都拉斯曾经是到当地查询受到谴责的屠杀事件的调查委员会的成员，直接接触到该国人民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这使我们更加钦佩他们的牺牲，所以，我们特别高兴见到该国代表团在这个自由国家的组织中取得应有的席位。

我国代表团欢迎埃及和以色列代表最近达成的协议。我们相信这是中东走向和平的重要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在这上面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这件事又一次证明：任何冲突，无论多么复杂，只要涉及的各方有政治意志，就可以按照本组织宪章的规定庄重文明地予以解决。

然而，令人十分关心的是拉丁美洲目前冲突的情况长期威胁着和平。事实上，据我们的分析，某方的企图就是如此，它想延迟我们姐妹国——巴拿马共和国问题的解决和该国对运河区全部主权的正义要求得到满足。巴拿马的事业是个正义的事业，因此也就是我国的事业。洪都拉斯希望理智和常识得胜，迅速达成一个正直公平的协议，使我们这个洲的团结得到维护。

我国代表团还愿意声明：洪都拉斯将支持其姐妹国——危地马拉共和国为和平解决它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伯利兹领土的争端所作的努力，该领土在法律上和历史上一向都是中美洲的领土。

我国政府现在和过去都一向赞成同时、彻底和明确地解决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之间的种种分歧。这些问题不仅牵涉到有关的两国，同时对中美洲区一体化发展也有不良的影响。在寻求解决办法的时候，我国一向认为国家间没有什么冲突是不能用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来解决。

关于这个重要问题，我很高兴在大会中宣布：昨天在拉丁美洲外交部长协商会议——其总部设在华盛顿——第十三届会议的委员会上，为此目的，我本着洪都拉斯外交政策上传统的和平主义精神，提出了一项总条约草案，并请求将它传达给萨尔瓦多政府。倘若另一方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志，该草案就可以成为妥善解决办法的基本工作文件，使中美洲的关系恢复正常。

一九七五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因为这一年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这年已经指定为国际妇女年；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在这一年举行了；这一年又是联合国的三十周年。

我们这个世界组织承认妇女固有的价值和她们一向直接或间接对人类命运的决定发挥的重大作用，这是恰当的。我可以骄傲地说，过去百年来洪都拉斯妇女一直享有公民权利，二十年前她们的政治权利也获得充分的承认。

我国的立法已消除了一切根据性别的歧视形式，所以，今日洪都拉斯妇女实实在在地工作于公共行政机关和私人企业中，从而参与了建设国家的艰巨任务。

洪都拉斯两面滨海，其中有可以长期满足我国人民经济和粮食需要的重要自然资源。因此，联合国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大会决议中倡议的关于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的多边谈判，对我国极为重要。

也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参加了大多数海洋法项目与问题的讨论。我国一贯相信，若要达成可行的协定，唯有承认国际社会各成员的合法权利，无论其发展水平或地理位置为何，并且还需要调和各国的利益。

今年三月至五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讨论了加拉加斯会议的文件，其中载有关于和平使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的提议。会议的委员会进一步分析了这些文件，讨论了过去没有审查过的各项问题，它们要求把讨论的项目编成一份单一的非正式文件，以便于谈判。

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和主要海洋国之间存在着一些关于权利和要求的争议，要达成协议是有困难的。尽管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我们相信，假使成立一个能够和平解决这种争端的独立机关，进展就会大得多。这个机关应该由十分熟悉下列问题的专家组成：海洋自由的意义，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权利，发展中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我们深信，必须有一个国际管理局来管理海洋和确认各国在互相合作的基础上所具有的法律平等。这是唯一可以制止强权和经济霸权的办法，通常受到侵害的都是那些自己力量不够，无法自由主张其使用海洋和海洋资源权利的国家。

值此联合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洪都拉斯愿意表示，它对本组织有充分的信心。我们一贯认为，不尊重国际法的法治，国家之间就不可能和平共存。

常有人说，本组织是个法律性和政治性的组织。我们甚至可以说，本组织的政治性多过它的法律性。由于具有这种双重性质，本组织已生存了三十年。然而，我们相信，大家应该认识到，政治上的考虑虽然有时似乎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绝对不可以因此就做出非法的决议。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甚至在国际组织的决议之中，只要是让强权得逞，就是违背了法治。

正是为了加强本组织和使国际法的法治更加有效，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道提出了要求审查宪章的决议草案，以使宪章更加恰当趋于完善。

过去三十年里，世界无疑经历了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由于现代的交通工具，地理上的距离已经不存在了。日复一日，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灵药和外科手术，医学界现在都发明出来了。大型计算机几秒钟就可以算出过去可能要好些年才算得出的数字计算，打开了到外空的大门，同时也成功地揭开了原子的秘密。

然而，所有这些进步并没有为世界带来和平，也没有消除热核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威胁，这种战争在几秒钟内就可以毁灭这个世界。我们甚至连国际恐怖主义也无法消除，它危害无辜，造成极大的生命损失。我们没有做到这些，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到应为人类谋福利，因为我们不了解科学和技术进步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也因为我们没有体会到还有种族团体社会——甚至国家，依然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它们的尊严依然遭到蔑视。

贫穷、无知和不公正，过去一向是、今后还会继续是随时可以导致暴力的来源。如果我们仅仅是强烈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如果本组织仅仅是通过各专门机构进行一些研究，取得关于多数世界人民所生活的环境的冷酷统计资料，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国际社会必须抛弃传统的消极态度，下决心积极去寻找可以实际永久解决困扰人类的种种可怕的问题的办法。

我不相信谁会反对让正义来指导各方面的国际关系。我相信，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分歧，主要是程序方面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多年来，世界大国把它们的政策强加于弱小的国家，有时还威胁要施加经济压力，甚至使用武力。此外，第三世界的突然涌现，它们要求公道，而且日益有效地使它们的意见得到重视；这实际上已把我们带到了对抗的阶段。所有的迹象都说明这是错误的途径。我们必须进行坦诚的、建设性的对话，通过以诚意为基础的理智运用，去达成协议和解决争论的问题。无论是谁，如果固执意见，对我们寻求公正的解决办法的努力，都是绝对没有帮助的。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每一个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富国还是穷国——的共同努力。时代的要求是如此，为了人类的生存，也必须这么做。

联大第七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使我们乐观地相信，在国际关系上，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各国为造福人类所做的努力上即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有效合

作，资源和财富也将得到比较公平的分配，这些都将成为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标志。

主席：萨尔瓦多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大会各代表应记得，第二三五三次会议上曾做出决定，规定答辩不得超过十分钟。

我请萨尔瓦多代表发言。

罗萨莱斯先生（萨尔瓦多）：关于洪都拉斯外交部长针对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之间的争端所说的话我想向大会清楚表明：萨尔瓦多一向强烈希望解决这个悬在两个毗邻的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

在墨西哥政府的调解下，我们在墨西哥城和其他的墨西哥城市，以及在美国，曾举行了各种磋商由此可见，我上面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此外，双方还在马那瓜、圣约瑟和危地马拉举行总统级的会谈。所以，我国最希望洪都拉斯外交部长所提出的草案——这个草案我国代表团还没有看到，我相信甚至连我国政府也还没有看到——会象他说的那样，为解决问题提供了适当的基础。

我们了解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两个邻国，而且影响到整个中美洲区域。所以，萨尔瓦多政府确切不移的政策是促进适当和平解决这个争端。

下午六点十五分散会。